

◎ 永安

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丛书

感悟生死

Life and Death

郑晓江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 永安

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丛书

感悟生死

life and death

郑晓江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生死/郑晓江主编.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7

(永安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丛书)

ISBN 978-7-5348-2736-5

I. 感… II. 郑… III. ①生命哲学-文集②死亡哲学-文集 IV. B083-53 B0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677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960mm×640mm 1/16 **印张:**18

字数:241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版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永安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主 任：张听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郑晓江 钮则诚 徐春林

编辑委员会成 员：杨荆生 尉迟淦 王士峰 靳凤林

颜青山 王夫子 张三夕 徐春林

郑晓江 钮则诚 李 聪 胡可涛

序一

感悟生死

每个人都会死。生命之箭脱离了母体,向着死亡的目标飞翔,终结的靶心早已傲然矗立在远方。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每个人非常具体的扫尾。

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先有了优生。这符合生物繁衍昌盛的规律。安然地照料即将逝去的衰老的、虚弱的、残败的个体,是一种高级的需要。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动物界里除了“乌鸦反哺”这类未经证实的“孝道”之外,可还有年幼的动物服侍垂老待毙动物的佳话?不敢说没有,起码是极为罕见的。在动物世界之类的节目里,看到的几乎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亲代动物不惜舍身饲子,到了粉身碎骨死而后已的地步。所以说,对失去了生殖繁衍价值的垂死的同类,施以温暖的照料,保持他的尊严,这在本质上,才是动物的本能。

人是一种高级生物。在温饱满足之后,便有爱与尊严的需要。当一

个人隆重走完一生,却在濒临死亡的时刻,将一生的尊严散失殆尽,这对人的价值追求真是一个莫大的反讽。

临终关怀起自宗教的朝圣之途。但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宗教的国度。在广大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怎样实现尊严的活着与尊严的死去,更是任重道远。

我到过国内的若干家临终关怀医院。它们给我的一致感觉是破烂和简陋。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有一种淡漠和渴望交织在一起的眼神,令人看了之后觉得自己还能行走和微笑,是一种奢侈。在期待国家和慈善机构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同时,又悲哀地想到,对一个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否是最有效的办法?

人们在哪里死亡呢?人们曾经夸赞过蜜蜂是个懂事的小家伙,因为在蜂巢里永远看不到死去的蜜蜂,濒死的蜜蜂在得到神秘的通知之后,就远离了蜂巢,死在旷野。当人们为不用打扫蜂巢内的死蜂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人们也在寻找着大象的墓园。大象也会在即将死亡的时刻,离开整个象群,找到祖辈的终结处,静静地安息。人们急切地寻找大象的墓园,是因为大象的牙齿。如果大象没有了牙齿,人们对大象魂归何处,估计也和对蜜蜂的下落一般,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一句名言。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这句话屡屡被提及。老师不厌其烦地告知大家,这中间有3个“老”字,每一个“老”字用法是如何的不同。一读到这句话——这么多个“老”字,就让人头发急遽变白。

中国古代应对人的老化以致死亡,强调的是后辈的“孝道”。这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其中还有很多啼笑皆非的因素。有名的“二十四孝”,总体上矫情而煽情,走极端太多,但对老人的基本需要却很淡漠。

生命之箭的抛物线,在越过了最高点之后,就会疾速地下滑。在以往漫长的农耕时代,那箭的坠落之点就选在自己的家中。略有积蓄的农家,早早就筹划着有关死亡的各种部署。记得我十几岁到乡下学农,住在一户孤老太家中。院子里摆着棺木,每当艳阳天,老太太就在绳子上晾晒寿衣。斑斓的衣物那么精致,那么娇艳,璀璨满地,色彩将破败的小院映得

燃烧般美丽。

这就是前工业社会的死亡,它虽然奇异,却并不是不可忍耐和不可接受的。从那位老人平静和周密的策划中,我甚至感到了一种筹划的快乐。

如今城里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份福气了。他们看不到死亡,死亡被封闭到医院雪白的帏帐之后,被浓重的药水浸泡着,与世隔绝。但是人们对于死亡的好奇与探索是与生俱来的。于是,人为地封闭了解死亡的天然途径,只为疑惧和恐吓留下了空间。见缝就钻的影视商人,岂能放过这一块令人垂涎的黑色蛋糕?屏幕上充斥的死亡是夸张和不自然的。为了种种剧情的需要和商业的噱头,死亡被随心所欲地描述成:恐惧的、黑暗的、血腥的、冰冷的、丑陋的、残暴的、惊世骇俗和匪夷所思的……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有着更为迷人充满诱惑的效果。在一些作品中,死亡被描绘成一个神话,是令人神往、无限凄美、非常妖娆、缠绵悱恻并具有可逆性,等等。

作为艺术的死亡,可以有其发挥的空间。但是这种描述在人们对正常的死亡缺乏认知的空白之处膨胀,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它所起到的传授和导向的力量就变得诡异而不可忽视。

死亡是生命的正常部分,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部分。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帮助下,绝大多数的死亡,可以是平静的,安宁的,洁净的,有尊严的。

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生命的质量因此而提升。如果我们不能视死亡为正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枝蔓就无法真正地舒展,哀伤和恐惧就栖息在心灵某个幽暗的角落,在某个暗夜或是某个风雨大作的时刻,沮丧悲哀,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

工业社会将正常的死亡从乡间搬到了城市,从自然消解变成了充满人工痕迹的抢救。我至今对“抢救”一词心怀惴惴。这是一个直接从工业化大生产中移植来的术语。君不见“抢购抢兑抢修抢班夺权”……凡事只要“抢”,就有了紧迫与暴烈的味道。在正常情形下,死亡是不需要抢的,死亡是渐进和缓释的。所以,我以为,除了儿童和青壮年的车祸外伤和疾病需争分夺秒地抢救,天然的死亡不妨从容安详。

生命的终结是一个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的过程。想一想还有哪些未完结的事情,等待着我们有一个妥贴的终了?有哪些亲切的话语,还未对这个世界娓娓表达?有哪些不放心的事项,还不曾交代清晰?还有哪个想一见晤面的人,尚在路上奔跑,需要顽强地等待?还有哪件珍爱的纪念品,需要随身携带了远行?

.....

这上述种种,对于身手矫健耳聪目明的人来说,只是小事一桩,对行将就木垂垂老矣的人来说,就有着莫大的意义。

我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希望死在家里。死在亲人的簇拥之下,死在温暖的床上。他们不希望被一群完全不认识的身穿白袍的人死死缠住,把五颜六色的药水猛灌到干瘪的血管之中。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看到抢救时把病人的肋骨咯嚓嚓压断,心中实在难以安然。我对老医生说,这人明明没的救了,干吗还要这样折腾他?老医生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身上练手艺,那你在谁身上练呢?

于是需要重新界定医学。医学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成功,而忽视了病人最基本的权力。那个躺在冷榻之上无知无觉的躯体,毫无反抗的能力。医学在这种时刻,以救治的名义,剥夺了他最基本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此种意义上的医学,已经不是仁慈,而是一种被白色矫饰过的残忍。

医学并不是万能的。死亡在进化与代谢的链条上,是不可战胜的。医学应该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以病人的选择与尊严为第一出发点,而不是单纯从医学技术的角度考虑得失。

现代医学对疾患的描述远远走到了治疗的前面。就是说,对一个症状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它已能清晰地预报。但是,在治疗的手段上,就远远没有这样乐观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必然。因为医学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畴之内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它是一种描述的科学。

建立新型的医疗评价标准。因为死亡并不是失败。既不是病人的失败,也不是医生的失败。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必然之路。

我希望在新的世纪里,更多的人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这是一种更人

道更有尊严感的温暖的死亡。让死亡回归家庭,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后工业社会对前工业社会的一种重复,其实是螺旋型的上升。

死在家里,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当权威的医学机构资深的临终关怀专家,作出了我们的生命将不久于世的判断之后,我将自愿放弃一切旨在延长我生命的救治措施。我将回家,回到我的亲人身边。我相信现代医学的发展,可以让生命的最后阶段免除撕心裂肺的痛苦,我以为这是现代医学最令人骄傲的成就之一,务必请发扬光大。我将使我的生命的最后时光,就可能地充满了安宁与欢乐。因为死亡不可避免,但我们依然可以传达无尽的关爱。这种眷恋之情,是我们生命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抵御孤独的不绝力量。

谁来照顾濒临死亡者?我觉得应该把义工的普及当作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一行为的意义,从个人的善行,上升到整个人格的修养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层面来衡量。我在美国走访过一家社会服务机构,它的义工几乎全部来自大学里硕士学位的攻读者,素质很高。我很惊讶在那样紧张的课程之中,这些研究生能数年如一日地毫无报酬地做义工,激励机制何在?组织者告诉我,当地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凡是做过此类义工的同学,他们可修得很可观的一份学分,几乎相当于硕士学位所需学分的三分之一。更有很多用人机构,将一个学生是否做过高素质的义工,当作他是否具有爱心的标志之一,成为能否雇用他的重要砝码。

死在家里。一个奢侈的想法。我们需要有比较宽敞的住房,我们需要有充满爱心的家人,我们需要有上门巡诊的高素质的临终关怀医生,我们更需要整个民族对死亡有一个达观和开放的接纳。

安然逝去,这是很大的工程。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人们要接受死亡的必然。要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完成对于死亡的整体构想。死亡不是一个可以边设计边施工的项目,我们要未雨绸缪。感谢中州古籍出版社人的远见和卓识,策划出版了这样一套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书籍。它不会洛阳纸贵,但却是普通人们的必须。感谢郑晓江先生和其他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们,他们以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直接促成了这套

书的诞生。当然,更要感谢每部书的作者。他们是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死亡的奥秘和人们对于死亡的种种思索,他们从历史之海中把死亡这条生猛的巨鲸打捞出来,让我们在惊骇它庞然的体积之时,也看清了它须尾的细部。既然我们一定要和它遭遇,那么这种近距离的查看和抚摸,就有了现实的意义和战略上的远谋。

我要深切地感谢我的母亲。她身患癌症,在结束生命的时候,以大无畏的安然和镇定,走向了永恒。她不但给予了我生命,也教会了我如何死亡,使我意识到了人可以勇敢慈祥地面对最后的归所。这不单在理论是可行的,在实践中也可以成立。夜深了,窗外繁星点点。最渺小的星星,也比一个人的生命要长久得多。人生有清晨,人生也是有夜的。夜晚过去了,就娩出黎明。黎明是我们的,夜晚也是我们的。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期待安宁和尊严。

毕淑敏

2006年11月5日

序二

开拓生命教育的新领域

我工作已几十年了,当过兵,搞过企业,做过行政领导,从事殡葬行业也有五年多了。在工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文化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如果没有文化为内核,企业是难以做大做强的。尤其是殡葬业更是如此,正如王士峰博士所说,殡葬业是一项文化产业,也是一种文化事业。我常思索一个大问题:如何使企业与文化相结合,把殡葬业办成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塑造企业新形象呢?为此,我遍翻群书,参加各种研讨会,并出国去考察,才稍稍有了一点悟解。正在此时,我认识了生死哲学研究专家郑晓江教授,向他请教过诸多问题,受益匪浅。于是我们就有了举办研讨会、创办研究所的动议并付之行动。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2006年7月5日,“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顺利地天津召开了。与会的代表有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的学者及中国殡葬协会及公墓委员会的领导,还有永安集团的员工和新闻界的朋友共计六十多人。三天的会议,真是群贤毕至,宏论

频发。

把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结合起来研讨这可能在中国还是第一回。依我之浅见,戏有开幕就有谢幕,人有生就有死;人无法选择生,也无法逃避死。所以,对“死”不必讳莫如深,只谈生不论死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科学的。郑晓江教授说得好,我们要从学习生死到学会生死,以死观生,从而懂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懂得如何去安排自己的人生之路。人有必要为自己、为他人也为社会珍惜生命,好好地生活。而谈到“死”的问题就必然要讨论“殡”、“葬”、“祭”的问题,中国的殡葬文化源远流长,对这些历史文化我们要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进一步发扬和光大我们民族的殡葬文化。我还想,如何能把天津人文纪念公园建设成为人们体悟生死之理的生命教育基地,这样便为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使之结合得更紧密了。

会上我们成立了天津永安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究所,聘请了国内外及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十余人为专职及兼职研究员,这在中国也还是第一个这样的研究所。其目的就是要提升殡葬文化,推进生命教育,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成立这么一个研究所是形势使然,也是众望所归。因为,生命教育是今天大力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要求人们要有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品格、丰富的知识、安全且有意义的生命。我们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生命教育,特别是在学校要开展生命教育,教育人们理解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建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引导人们走出生命的误区,积极创造生命价值,正视死亡,预防非正常死亡。此外,全国每年约有820万人去世,殡葬业承担着大量繁重而功德无量的工作,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最为养生送死而操心的民族”,但现有的殡葬业,还存在着人员文化素质不高,服务水平偏低,精神文化含量偏少的问题,已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

我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的殡葬业,以符合中华民族的生死企盼?如何培养殡葬业的人才,纾减殡葬员工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又如何让逝者安息、遗属宽慰、社会满意?殡葬场所能否及如何成为生命教育的基地?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讨。我支持

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及开展工作就是本着如上一些想法。形势迫使我们负重前行,艰难跋涉,但我很乐观地看到以郑晓江教授为首的这支研究队伍一定能潜心研究,出成果,出主意,出人才。我们还计划将这些成果以《永安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丛书》的形式逐步向世人展示,推进全民的生命教育,提升殡葬业的文化品位,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研究果实。

本次会议得到了来自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的学者,中国殡葬协会的领导,中国公墓委员会各位主任、副主任,新闻媒介等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会议围绕生死哲学、生命教育、哀伤抚慰、殡葬文化等问题开展研讨,共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按计划这批论文会后要结集为《感悟生死》一书,并作为《永安生死哲学与生命教育丛书》的第一本面世,我感到很高兴。晓江所长嘱余写序,虽诚惶诚恐,但还是写下上面一些文字,就算是自己的一点感想吧。

张昕(天津永安集团总经理)

2006年12月20日

序三

前瞻、进步、永安

2006年8月5~7日在天津,由永安集团举办“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在紧凑与充实的研讨中,与会者的思想逻辑都受到冲撞与挑战;是什么想法把表象极端的殡葬文化与生命教育融合在一起?我发现了几个进步:

- 一、由企业成立专业研究所,追寻企业的卓越与成长。
- 二、由科际的整合,寻找企业的专业应用。
- 三、由学术与实务的合作,追求更好的突破良方。
- 四、由华人殡葬文化的去芜存菁,肯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 五、由殡葬民生产业,转型为专业的朝阳产业。

永安集团在短短的五年内,不但转亏为盈,且成立“天津永安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究所”,礼聘知名生命教育学者郑晓江教授为所长。并于成立的同时,举办“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与同业分享经验。更有远见与前瞻的是规划天津人文纪念公园作为生命教育基地,参

与推展生命教育活动。

据悉,中国每年自杀人数 28 万,相当于台湾的台东县全县人口;约有 1.6 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有 40 多人,相当于每天消失一个班;可见正视生命教育已迫在眉睫。永安集团以相关企业带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推展生命教育是多么弥足珍贵的创举!

天津永安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究所所长郑晓江教授推展生命教育,不遗余力。以实践理解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建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挖掘生命潜能,创造更高与美好的生命价值为理想,致力于推动促成和谐社会为目标。并努力将本次“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内容汇编为论文集,且嘱荆生为文纪念,也为此有意义的创举留下痕迹。

是为序。

杨荆生(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华生死学会理事长)

2006 年 12 月 5 日

序四

“生死哲学”的开花结果

与郑晓江教授结缘,是在 1997 年金秋时节;当时我刚成为台湾南华管理学院生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有幸迎接第一位到访的正式客人,便是江西南昌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郑晓江。由于我们同为江西老表,出身背景都是哲学,关注课题皆指向人类生与死的哲学反思,真是一见如故。倘若有所出入,只能说他和我分别从中国及西方哲学角度相契,但对人生与人死的探问却属一致。在本书《后记》中,晓江教授提及从大学毕业至今二十五年间,悟出了他原创的“生死哲学”之五大原理,终于在死亡教育、哀伤抚慰、临终关怀、殡葬管理等专业实践领域开花结果。相形之下,我自觉十分惭愧,虽然痴长他四岁,大学毕业也超过三十年,却始终停留在对生死课题的知识形式构建中打转,不曾悟出什么深刻的内涵道理。几经反思,这似乎与我一开始的人生际遇与学问进路有关。

“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幼的晓江随父母下乡劳动,我则在海峡这边陷入少年时期的虚无情结中,昏乱纠缠于生命的荒谬性,适逢台湾正在流行

存在主义思潮,便一股脑儿栽了进去,也因此步上哲学探究的生涯。存在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生活态度,剪不断理还乱,这股情意的混沌,与我心智方面的洁癖不甚兼容。我曾经形容它们是“诗与逻辑的紧张状态”;我虽然顺着诗意情怀走进哲学,日后却被逻辑心智占了上风,以致硕士、博士、教授论文,搞的都是科学哲学课题,但其中仍深深隐藏着我对生命存在抉择的追逐与焦虑。正因为生命中的内在张力,使得我从生物哲学、物理哲学、护理哲学一路走进生死学。依晓江教授的看法,生死学大致与生死哲学同调;如此说来,在学问道路上,我与晓江教授倒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生死学于1993年起流行于台湾,它原本乃脱胎自西方的死亡学,但搬到台湾来却莫衷一是,大家各取所需,各自表述,一时好不热闹。待我们办生死学研究所,则尝试为其构建较有系统的知识性面貌。然而生老病死之事,终究牵涉人们的情意感受;尤其是个人信念信仰方面,很难一概而论。倒是在实践应用层面,西方人早已发展出前述的死亡教育、哀伤抚慰、临终关怀、殡葬管理等专业活动,较容易开拓落实。也因此近年我在介绍生死学时,采取的是扣紧专业实践的方式,从而实事求是。至于在大陆,非但未见“生死学”的提法,连晓江教授苦心经营多年的“生死哲学”,也还是一门不成主流的边缘学科。不过在他择善固执的推波助澜下,以“生死哲学”为核心论述的各种生死专业实践,近年在内地渐受重视。“冷板凳”终于“热”起来了。

这部论文集正是大家热心参与的心血结晶,也是天津永安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究所交出的第一份具体成果。感谢研究所的创办人——天津永安集团总裁张昕先生,以及所长郑晓江教授的高瞻远瞩,让生死哲学、生命教育和殡葬文化开花结果。论文集以“生死哲学”为核心论述,全面覆盖了生死相关专业实践。近年我大力倡议“华人生死学、殡葬学暨生命教育”的提法,以示对中华文化意义下的生死论述之重视;而我对中华文化原本并不在行,正好借机向晓江教授请益补课。论文集搜罗了2006年8月5日至7日在天津市举办的永安海峡两岸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讨会上发表及提出的论文二十余篇,我有幸应邀参与其间,不但发表论